

美和村伯公信仰調查報告

王淑慧*、蔡明坤*

摘 要

內埔鄉美和村由忠心崙與羅經圈兩個聚落組成，是一個典型的客家村庄。人口較多的忠心崙開庄於康熙、雍正年間，距今兩三百年，先民開墾初期就在庄南立一石頭伯公，祈求開墾順利，五穀豐收。忠心崙每年在南柵庄主伯公廟前舉行春秋二祭的祈福以及冬季的完太平福，居民仍以少牢（全豬全羊）祭祀，保有濃厚的古風。而羅經圈地理位置雖然鄰近忠心崙，卻因東港溪流過，每每氾濫成災，土壤又多砂礫土質，不利農作，導致該聚落的伯公分布與職掌等方面明顯有別於忠心崙。

本調查研究主要係針對美和村公眾性伯公為主，不包括私人供奉的伯公。因為伯公分布廣，數量多，具親民性，史料極少記載，因而需透過田野實查，再佐以耆老訪談所得之資料比對，以進行研究分析。藉由美和村伯公信仰之調查，先說明清領時期美和村之開發過程，並進而勾勒出忠心崙與羅經圈兩聚落伯公之分布與祭祀活動，再剖析社會變遷下兩地伯公信仰活動之轉變。

經調查美和村伯公一共有十一座，都已改建成福德祠，唯羅經圈庄中伯公是陪祀神明。忠心崙開發早，又多夥房大家族，農耕水利便捷，明顯較為富庶。羅經圈道路田園昔日常遭東港溪淹沒沖毀，居民生活不易，大多移居外地。在地理環境與社會變遷之影響下，兩聚落的伯公信仰活動呈現明顯變化：作福儀式簡化；忠心崙結壇所在是南柵庄主伯公廟，羅經圈為五穀宮；羅經圈居民參與意願高於忠心崙；忠心崙勇士曾維杰也在該聚落伯公祭祀活動時一併被祭拜；增設伯公陪祀神明。

關鍵字：忠心崙、羅經圈、伯公、作福、完福

* 美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 美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壹、前言

內埔地區伯公是客家人的重要信仰，伯公祭祀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中，舉凡結婚、服兵役、過年、新丁出生等，村民帶著酒醴到聚落各伯公廟上香祭拜，祈求伯公庇佑平安。美和村南柵福德祠的棟對正可完全體現村民對伯公信仰之心理：「聰明正直即為神，想我公旱乾水溢，默化潛移，歲歲沛恩膏，亙古鬚眉長不老；壽年盈寧之謂福，念眾信秋報春祈，有求必應，家家沾德澤，從今俎豆永維新」。由上項內容可看出伯公已不僅是農業土地之神祇，也執掌攸關農事發展的灌溉水源，並進而而有求必應，充分說明伯公在一般村民心中具親民性與普遍性的特質。

一、研究動機

在早期台灣開墾史上，客家先民與伯公的信仰是很密切的，先民從事墾殖開始即在墾殖處堆石為伯公，予以祭拜，祈佑伯公庇護農作豐收，家戶平安，誠如林美容所說「土地公廟為聚落的指標」（林美容；1987），從內埔鄉各客家村落開基伯公和開莊伯公所在位置應可探索出各聚落的開發起點。伯公即一般所稱的土地公或福德正神。內埔地區伯公形制可分為墳墓形制¹、不及人高的伯公祠、增建拜亭的伯公廟、三開間伯公廟等²。伯公又依管轄範圍大小與職掌不同，分類為水口伯公、水橋伯公、渡岸伯公、八卦避邪伯公、開基伯公、北方伯公等。內埔自清領時代已開墾成十三庄，而被稱為大伯公的「十三莊福德正神」曾經在近一百年前內埔天后宮媽祖出巡時配合出巡十三莊，蔚為當時盛事³。

近幾年有關內埔鄉伯公的田野調查結果，目前所知的伯公大約有六座，經分析都是開基或開莊伯公，以「田頭田尾土地公」、「庄頭庄尾土地公」的民間說法來檢視，伯公數量明顯不足⁴。很可能是伯公分散各角落，調查過程中有所疏漏。然而僅以開基或開莊伯公做為取樣之依據，並不能清楚獲知該聚落開墾的走向以及因應該地自然地形需求所設置的伯公由來。因此重新察看檢閱各客家聚落的伯公是有必要的。

* 本文蒙美和村各先進提供資料意見得以完成，謹此致謝。

¹ 內埔地區存在著少數造型與福佬墳墓差不多的土地伯公。廖倫光在〈六堆塚土伯公形制與塚信仰初探〉中以「塚土伯公」稱呼；陳板、李允斐《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稱之為「墳墓型伯公」；李允斐《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中稱「原型土地」；簡炯仁《臺灣開發與族群》稱「客家土地公廟式的私壇」；張二文《美濃土地公之研究》稱「伯公壇」。眾說紛紜，以內埔地區耆老的說法早期土地公造型類似墳墓形狀，故以「墳墓型伯公」稱呼。

² 林美容曾對草屯鎮的土地公廟做分類：(1) 由左右及後方各豎起一塊石頭，上面再壓著一塊大石頭的石頭廟；(2) 不及人高的小祠；(3) 高可過人的小廟。本文以此種分類為基礎，再根據田調做伯公廟實質上的區分。參見林美容〈土地公廟—聚落的指標：以草屯鎮為例〉，收於林美容著《鄉土史與村庄史—人類學者看地方》，臺原出版社，2000年9月，頁111—113。

³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屏東縣鄉土史料》，1996年1月，頁465。

⁴ 楊玉姿、曾文忠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宗教與禮俗篇》，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2001年，頁72—73。

二、文獻回顧

國內關於土地公之研究陸續有學術性的論文發表⁵，其中與六堆直接相關的有許秀霞著〈美濃土地公信仰初探〉（1997），在這篇論述中作者提出兩項美濃土地公信仰上的特殊之處：第一、造型如同墳墓，以露天方式呈現，證之史籍，可遠溯至春秋戰國時代；第二、人們稱呼土地公為伯公。另外美濃客家信仰中里社真官與土地龍神亦稱伯公，但是供奉位置不同於一般伯公。廖倫光發表兩篇〈塚·冢土伯公之美學凝視－測繪暨調查研究〉（2000）、〈六堆冢土伯公形制與塚信仰初探〉（2000.7）。這兩篇論文是針對客家信仰中土地伯公特殊的塚形制作探討，並以六堆地區為取樣依據，說明六堆冢土伯公形制的風水理論，以及來台後，做了具有地方特性的調整，自然環境地勢坡度也影響其發展。張二文撰《美濃土地伯公之研究》（2001）。這是一篇碩士論文，作者實際訪查美濃地區 379 座伯公，透過土地伯公的區域分布、管轄範圍、祭祀組織與活動、造型建築演變、型制內涵、伯公會的運作，探討土地伯公與美濃居民的互動，進而釐清社會變遷與土地伯公信仰的關係。

另外，賴旭貞著〈佳冬之祭祀與村落組織〉（收於楊玉姿、曾文忠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宗教與禮俗篇》，2001，頁 313－329），全文以佳冬為討論區域，探究傳統佳冬地區於每年農曆十月十二日舉行的新春集福活動，其重點是拜新丁。將六堆客家族群往往將祭祀伯公慶典與拜新丁結合的特性，歸納出客家先民初墾時面對台灣風土險惡、原住民出草殺人、不同族群競爭衝突之惡劣環境下，特別著重對天地的崇敬，再加上對男丁的需求，所衍生發展成集體合祀，以達鞏固與整合村落人群的目的，而神明會是支撐拜新丁祭祀活動的主力。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推行，台灣民間宗教信仰橫遭禁止，神明會數量漸減，乃致諸多解散。今日佳冬村落中心機制已大半由村廟（三山國王廟）取代，但統合村落祭祀活動仍屬拜新丁新春集福慶典。對照內埔地區的拜新丁活動，羅經圈在農曆二月二日及八月二日伯公生時均見村民以新丁板供奉伯公，並以紅紙書寫新丁與致敬者姓名，應是因應社會變遷下所做的調整。

又田調方面除去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曾動員學者、各級學校老師參與調查六堆民間信仰，發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宗教與禮俗篇》，列表並簡要說明各伯公廟的祭祀情形。其次多為地方文史工作者自動自發性的搜尋，例如內埔鄉《東片社區文史誌》即搜羅該村伯公的相關記錄，唯祭祀慶典內容簡略，不易看出伯公與村民的互動依存關係⁶。

就上述所列歷年論著中，探討內埔鄉當地民間信仰的調查研究，幾乎少之又少。在社會變遷快速的今天，很多傳統信仰已不復存在，或者已失去古風，因此及

⁵ 李玄伯〈社祭演變考略－台灣土地廟的調查研究〉，1963年；〈土地公廟－聚落的指標：以草屯鎮為例〉（1987年發表於《台灣風物》第37卷第1期），又收於林美容著，《鄉土史與村庄史－人類學者看地方》，2000年；林美容〈台灣土地公信仰的意義〉，1998年；陳板〈土地伯公信仰的地域性與族群性〉，1998年；劉枝萬〈台灣省寺廟教堂調查表〉，1960年；劉枝萬〈台灣的民間信仰〉，1987年等。

⁶ 曾喜城編《東片社區文史誌》，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2001年，頁33－35。

早進行訪察記錄，實有助於對庶民信仰的深入認識。

三、研究範圍與方法

內埔鄉最南邊的美和村包括忠心崙與羅經圈兩個客家聚落，忠心崙開庄於清康、雍年間，墾殖當初即於庄南立庄主伯公（南柵伯公）致祭，羅經圈在嘉慶時期已有先民入墾，並立石祭拜伯公，故兩聚落的伯公信仰由來已久，至今伯公慶典尚依循古禮進行。

本研究主要係以美和村的土地伯公廟做調查，運用相關區聯文獻資料，並實地進行田野調查，再佐以耆老口述訪談，採行比較分析，以利於探查。對美和村兩個客家聚落伯公的區域分布、伯公形制執掌，祭祀活動、祭祀組織演變等方面做進一步的討論，並嘗試剖析美和村兩個客家聚落在社會變遷下伯公信仰活動產生那些變化。冀望有助於明瞭伯公廟與聚落的關係，同時對屏東六堆地區的聚落探查也能有一大進展。

貳、美和村的移墾與經濟發展

(一) 美和村的移墾

屏東縣內埔鄉於清末時期行政區劃是隸屬於鳳山縣港西下里，康熙四十年代以後，客家人在屏東地區由濫濫庄向東港流域墾殖，二溝水庄的林姓人士率賴、李、馮、鍾、利、黃、曾等姓氏，在東港溪西岸建立下樹山庄，隨即進入龍頸河流域，於是各姓人士分別建庄，內埔開墾規模粗具⁷。其中美和村在漢人未入墾之前是平埔族上淡水社與下淡水社的活動場域，而忠心崙至遲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早已成庄，乾隆末年開發完備⁸。再依據前清秀才曾作霖於大正十二年（1923）撰述忠心崙「南柵福德祠建築記」中的記載：

昔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非漫然也。誠以民為邦本，社稷次之。故周禮職方所載戶口學校等外，祭祀亦具其文。．．．．我忠心崙開庄略始於前清康雍間，二百年來農工義務先輩孜孜不遑，時平則盡力南畝，課植桑麻，事變則同袍同仇扶王蕩寇。．．．．吾忠心名庄，而又承之以崙者，義或取其高阜吾乃即寔錄乎，迄今良田三百餘甲，比屋鱗次，既成樂土。．．．．獨於開庄即祀之福德猶缺其祠，歲庚申合庄協議其祠社仍舊定於庄之南，鳩工庇材，通力合作。計著手於庚申之春，告成於壬戌之冬，總計用費金四千玖百餘圓。祠之左附先農，宇報生民粒食之恩也；祠之右設天后座，追先世渡台安瀾之澤也。從此祠宇既立，神靈有憑，春秋郊賽可免野祭之陋，即年節敬獻凡陟降祝告，庶幾文治之隆，周官所謂治神人和，上下行見，適觀厥成。．．．．斯祖

⁷ 石萬壽，〈乾隆以前臺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台灣文獻》第37卷第4期，1986年，頁72—73。

⁸ 參照賴旭貞撰〈美和村的聚落開發歷史〉，《美和村民寫歷史》，屏東縣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2003年，頁7。

豆常新永不負忠心崙之美名矣。所有當時贊助以及寄附費用等概表匾內同垂不朽，爰略敘以爲記。忠心崙福德祠建築總理謝亮慶，副理徐阿捷、曾源君、曾作霖全立。大正拾貳年癸亥歲孟春月吉日。

按上述內容忠心崙開庄於康、雍年間，亦即兩三百年前客籍先民已自廣東來此開墾定居，並於最初墾殖處立石祭祀，祈求庇佑農作物豐收，庄民平安，此即南柵伯公的由來。清初客家先民同時期往東港溪開拓忠心崙與竹田，竹田大致的開墾時間是康雍年間，忠心崙的拓墾也在此時無誤⁹。

從道光八年（1828）〈文宣王祀典引〉的內容可以得知乾隆年間忠心崙已出現曾、黃、何、廖等四姓墾殖¹⁰。嘉慶八年（1803）〈建造天后宮碑記〉中，忠心崙庄捐款庄民有曾、郭、謝、陳、廖、利、吳、鍾、邱、黃、盧、張、李、劉等姓¹¹，其中以曾姓爲多數，日後在忠心崙成爲絕對優勢。光緒六年（1880）自老田尾（麟洛鄉）遷入忠心崙定居的徐家十七世祖懷禮公，爲與曾氏表示友好，雙方締結婚姻關係¹²，可見曾氏於忠心崙地位之顯要。至咸豐二年（1852）〈捐修天后宮芳名碑記〉裡，忠心崙出現「樹山福德」「羅經福德」兩個神明會，亦即此時的忠心崙庄涵蓋下樹山與羅經圈¹³。此後一直到清季羅經圈的稱呼不定，也曾被稱爲「羅廣牽」。

光緒二十年（1894）忠心崙屬港西里，「羅廣牽」屬港東里¹⁴；日治時代明治三十四年（1901）忠心崙、羅經圈皆是阿猴廳內埔支廳港西下里十二庄之一¹⁵；明治三十七年（1904）阿猴廳內埔支廳港西下里分爲三個庄，其中忠心崙庄下轄有埤頭下、茄苳樹下、竹山溝、牛埔下、忠心崙、下樹山，羅經圈¹⁶。大正九年（1920）行政改革以後高雄州潮州郡內埔庄忠心崙大字包括加東樹下、竹山溝、牛埔下、忠心崙、下樹山、羅經圈¹⁷。光復後忠心崙改名爲美和村¹⁸，行政區劃上領有忠心崙與羅經圈兩個聚落。

清領時代無論史書記載或石碑刻文皆稱「中心崙」¹⁹，而「中心崙」地名承

⁹ 同上註，頁 7—8。

¹⁰ 林文睿監修、何培夫主編《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台東縣篇》，〈文宣王祀典引〉，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編印，1995 年，頁 156。

¹¹ 林文睿監修、何培夫主編《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台東縣篇》，〈建造天后宮碑記〉，頁 147。

¹² 徐富興編著，《徐家近代史考》，自版，1988 年，頁 18。

¹³ 林文睿監修、何培夫主編《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台東縣篇》，〈捐修天后宮芳名碑記〉，頁 162。

¹⁴ 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台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大通書局印行，1984 年 10 月，頁 67、88。光復後羅經圈也被稱爲「羅康圈」。

¹⁵ 黃瓊慧等撰述《台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2001 年 10 月出版，頁 583。

¹⁶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台灣堡圖》，明治 37 年。

¹⁷ 《新舊對照管轄便覽》，台灣日日新報社，大正 10 年。

¹⁸ 光復後曾貴德擔任村長時更改的村名，曾秀景先生口述。

¹⁹ 林文睿監修、何培夫主編《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台東縣篇》，道光八年〈文宣王祀典引〉：「乾隆五十年，買得黃□珍兄弟中心崙牛埔唇小埔仔三角坵田甲壹坵田田甲貳分....」，頁 156；嘉慶八年〈建造天后宮碑記〉：「中心崙庄副理曾進文.....」，頁 147；咸豐二年〈捐修天后宮芳名碑記〉：「中心崙等莊緣首監生曾史平領簿壹本.....」，頁 162；盧德嘉，

上述〈南柵福德祠建築記〉的解釋，客家人稱隆起的高地為「崙」，「中心崙」意謂位於中間位置的高地。日治時期改成「忠心崙」²⁰。羅經圈的地名由來當地居民有兩種說法：(1)、羅經圈地形好似一個圓鑼而得名²¹；(2)、昔日當地有一個池塘形似圓鑼，雨天過後會發出聲音而得名²²。羅經圈以李姓與吳姓為最早移入者，乾隆年間吳國政自廣東蕉嶺徐溪鄉東坑尾遷居來台，落腳今竹田鄉二崙村，生育八子。迄嘉慶二十年（1815）第七子吳方燕入墾開基羅經圈，奠定吳家在此的根基；李家先祖十五世維幹公於清朝嘉慶年間自廣東梅縣移居羅經圈²³。

(二) 美和村的經濟發展

美和村地理位置在內埔鄉最南端，東邊與和興村為鄰，西邊以二崙溝為界與竹田鄉為鄰，南邊有東港溪流過，對岸即萬巒鄉，北邊是內田村（圖一）。由忠心崙和羅經圈兩個客家聚落組成。省道貫穿美和村往南直通潮州，屏 187 線貫穿羅經圈，此聚落中的信仰中心五穀宮就在屏 187 線往萬巒路上。

屏東平原自清康熙末年開始廣為種植雙冬早稻，六堆客庄由稻作一穫區變成兩穫區，乾隆中葉港東、港西里又培育出多種稻作新品種²⁴。大正九年（1920）後調查內埔庄庄民職業別戶數共 3668 戶，其中從事農業人口為 2707 戶，佔所有職業別戶數之 73.8%，故日治時代內埔仍是維持務農為主的經濟特質；其中忠心崙大字農業戶口 309 戶，佔內埔庄農業人口的 11%，每一農戶平均田地面積 1.6343 甲²⁵。

美和村主要灌溉水源為龍頸溪與東港溪。龍頸溪流經內埔、竹田兩鄉。日治時代在內埔天主堂後面設置攔水壩與閘門一座，導引龍頸溪灌溉忠心崙農田²⁶。光復後每逢雨季龍頸溪流經竹田鄉美崙、二崙兩村及忠心崙西側農地，所到之處氾濫成災，忠心崙人士提起往昔竹田鄉郵局與瑞昌診所前汪洋一片，因此民國六十九年屏東縣政府辦理忠心崙農地重劃暨龍頸溪整治與分洪工程，於忠心崙橋頭福德祠東側挖掘一條分洪道（頓物埤秋期排水幹線），直接將洪水經羅經圈排入東港溪，以遏阻水患²⁷。羅經圈於清領時代一度稱為羅廣牽，先民曾開

《鳳山縣采訪冊》，頁 67；以上清領時代的石碑或史書皆以「中心崙」稱之。

²⁰ 林文睿監修、何培夫主編《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台東縣篇》，昭和二年（1927）二月〈內埔萬丹間通路築橋碑記（乙）〉：「忠心崙：捐金百圓曾源君……」同頁內埔項下也出現「忠心崙：捐金叁拾圓新庄埤會」，頁 140；大正十二年曾作霖撰述的〈南柵福德祠建築記〉，亦以「忠心崙」自稱。

²¹ 吳光琚先生口述。

²² 吳光班先生口述。

²³ 同註 7，頁 16；《吳氏族譜》，昭和拾壹年丙子；吳銅編《吳氏大族譜》，1973 年 12 月 1 日四版。

²⁴ 簡炯仁，〈「六堆」聚落的形成及其社會變遷〉，收於徐正光主編，《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 年 12 月，頁 29—30。

²⁵ 〈潮州郡內埔庄管內圖〉，十四、產業。

²⁶ 〈美和村〉，頁 1，曾喜城村長提供。又根據《鳳山縣采訪冊》記載清領時期「新陂圳（粵圳），在港西里，……源由八壽陂，引西勢溪上游，東行分注十五圳（漏陂……內埔、中心崙……），長十五里，灌田一千三百八十四甲。」故光緒二十年忠心崙灌溉水源曾經是新陂圳，頁 67。

²⁷ 徐謙隣先生、劉秋珍女士口述。又參考謝勝信撰，〈美和村地形水文與自然生態景觀〉，《美

鑿羅廣牽陂，源引萬巒陂水源，灌溉一百甲農田，而萬巒陂是王爺陂所分注，王爺陂源頭即東港溪支流頭溝水溪上游²⁸。日治時代灌溉羅經圈的埤圳另有自牛埔下（今和興村）引入的新庄埤，源頭亦為東港溪²⁹。然而東港溪漸次偏西的流向，也帶給羅經圈居民水患之隱憂，昭和十六年（1941）築堤六十公尺與護岸一百五十公尺，威脅始得解除³⁰。隨著台灣經濟發展，稻穀價格低落，種植成本高，人力缺乏，美和村村民多改種椰子、檳榔等經濟作物，再加上民國七十三年內埔附近雨季經常淹水，在民眾的抗議下，廢棄使用龍頸溪攔河壩及大水閘，村民逐漸改成抽取地下水灌溉，原有的水圳因長期停用，多淪為小水溝³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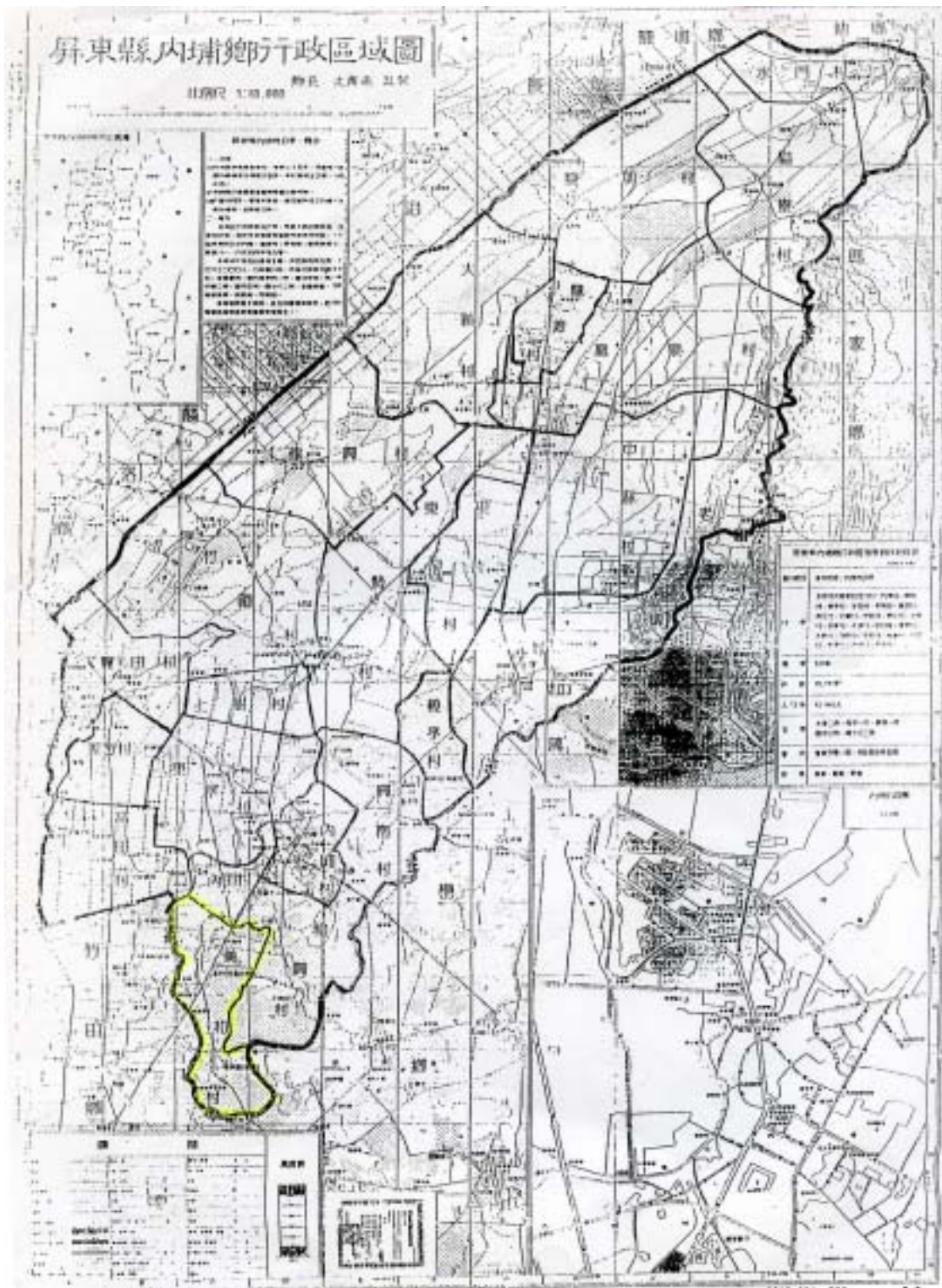
和村民寫歷史》，屏東縣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2003年，頁20。

²⁸ 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頁88；李接榮先生口述。

²⁹ 鍾金生先生口述；內埔鄉公所編印，《內埔鄉誌》，1973年3月，頁50。

³⁰ 《內埔鄉誌》，頁56。

³¹ 〈美和村〉，頁2，曾喜城村長提供。



圖一 內埔鄉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內埔村吳振邦村長提供。

參、伯公的分布、形制與職掌

(一) 忠心崙伯公

忠心崙六座土地伯公均已改建成祠廟，而以伯公建立年代早晚區分，依次是南柵伯公、東柵伯公、北柵伯公、西柵伯公、橋頭伯公、內柵伯公³²。

1. 南柵福德祠

南柵福德祠在海平路 2 號，介於海平路與省道交叉口，是一座兩進式燕尾屋脊的建築，為忠心崙的信仰中心，往左可通往竹田鄉二崙村，往萬巒方向不遠處即是與羅經圈之分界。居民稱主祀神南柵伯公為「庄主伯公」，也稱之「開基伯公」，為一尊石頭雕刻的官帽伯公神像，重約三十六斤。前述兩三百年前先民開庄時就在庄南榕樹下立石頭伯公，大正九年（1920）經總理謝亮慶、副理徐阿捷、曾源君、曾作霖發起募款，在原地為庄主伯公建祠，大正十一年（1922）正式落成，中間主祀南柵伯公，當時右殿為媽祖廟，迨民國五十二年忠心崙慈濟宮重建完成，迎接南柵福德祠二媽三媽鑾駕至慈濟宮配享信徒香火，右殿才改為奉祀玄天上帝與中壇元帥的玄元宮³³；左殿是先農廟，祭祀五穀先帝。日治後期皇民化運動推行，在日人的壓制下，南柵福德祠遂無人出面管理，直至光復後才又重新整修，最近一次的重新油漆門窗、修復屋脊上的剪黏，是在民國八十五年美和村前村長徐謙隣在任時實施的大工程。原本由於南柵福德祠外貌老舊，信眾曾提出改建的計畫，嗣因村民反對，並極力呼籲保存典麗簡樸的原始風貌，乃得以保留下來。

2. 東柵福德祠

位於忠英路旁，左前有一尊天官神像，神像下層為金爐。東柵伯公早先供奉在村民曾華金私人土地上，係曾氏祖先亟求伯公庇護族人平安所立，後因子孫繁衍，族人出入祭拜不方便，民國五十五年遂由曾成貴、曾國恭發起募捐，鄰近碾米廠捐地，將東柵伯公遷出，於現址立碑建廟³⁴。因位居忠心崙村民來往內埔的要道，以及僑智國小未成立前，忠心崙學生要徒步往內埔國小上學之前，都會聚集在東柵福德祠前排好路隊再一起出發³⁵，東柵伯公乃從私人敬奉性質轉化為村民共同祭祀之神祇。

3. 北柵福德祠

位於海平路 85 號對面，美和村簡易自來水廠前方，背後的陽明路是通往竹田鄉美崙村的要道。左正前方有天公香座位，右旁有大榕樹。

³² 曾國恭先生口述，現任美和村福德祠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國六十二年當選美和村村長，六十四年開始兼南柵福德祠管理員長達十年。

³³ 曾國恭、曾石增兩位先生口述。又慈濟宮，另稱媽祖廟，已有兩百年歷史，由忠心崙村民曾維龍捐地蓋廟。民國四十八年改建，五十二年正式落成。參見王淑慧、蔡明坤合撰〈美和村民間信仰與祭祀禮俗〉，《美和村民寫歷史》，2003 年，頁 53。

³⁴ 劉秋珍女士口述。

³⁵ 〈美和村宗教信仰〉資料，曾喜城村長提供。

早先北柵伯公是忠心崙先民供奉的三塊石頭，於大正十一年（1922）始建小祠，昭和十一年（1936）皇民化運動開始，日人利用壯丁團剷除地方神明，其後東、北、西三座伯公陸續被破壞掉³⁶。至民國五十六年謝立定、沈德仁、曾日九倡議為北柵伯公建新廟，經村民踴躍募捐，是年新廟落成。民國七十五年農曆十月十五日重修。目前管理人是謝立定，廟地是屬於南柵福德祠所有。

4. 西柵福德祠

位於海平路 129 巷 T 字路口，左前方有金亭，福德祠右邊路旁有泰山石敢當。西柵伯公是沈德仁的祖父沈進丁於昭和十八年（1943）所立的。因為從西柵福德祠往左轉可通往二崙，這個位置剛好是 T 字形路口，沖犯路煞，來往車輛經常發生衝撞事故，因而立石頭伯公以保行車平安。皇民化運動末期也慘遭破壞。光復後至民國五十五年忠心崙居民捐助建廟，時尚所趨，在興建時村民即以石碑取代石頭伯公，唯原先的石頭丟棄覺得可惜，沈進丁就在石頭上寫下「泰山石敢當」五個字立在西柵福德祠右側路旁，台灣民間說法中將「石敢當」安置在三叉路口有鎮煞避邪作用，西柵伯公加上石敢當的雙層環衛，不僅消災解厄，並隱含著保障忠心崙居民出入二崙平安之作用³⁷。民國六十八年因廟內牆壁斑駁油漆脫落情況嚴重，由沈利菊源、沈德仁、廖富榮發起募捐整理；民國八十九年再換上琉璃瓦屋頂，方有今貌。

沈德仁自民國七十三年從沈利菊源手中接下管理西柵福德祠近二十年³⁸，因為住的近，維護方便，早晚上香，平時自己出錢買鮮花、金香供奉。西柵福德祠信徒大約有七、八十戶，主要以海平路鄰近居民為主。西柵福德祠所在原是沈家的土地，之後捐出為西柵福德祠所屬廟產，沈家先祖從廣東梅縣遷移來台即落腳新埤昌隆，再卜居忠心崙³⁹。西柵福德祠沒有進香活動，也無作戲，唯有美和村福德祠管理委員會於南柵福德祠舉辦春福、秋福和完太平福活動時會被邀請。

5. 橋頭福德祠

由海平路 129 巷進入，座落在二崙溪水閘旁，右前方有大榕樹，左側奉祀「南無觀音菩薩位」，右側有「阿彌陀佛」彌陀壇，前方是天公壇，後方仍留有依稀可見的化胎。

往昔忠心崙先民要到竹田是經由西柵福德祠往左轉進來，過龍頸溪，再走河邊的一條小田埂路，經過水閘到竹田去。當時渡過龍頸溪非常不方便，人們乃搭設木板便橋以利通行，為了村民過河平安的心裡需求，於是設立橋頭伯公。橋頭伯公在日治時代還是屬於忠心崙，以日本人做的水閘與竹田為界，光復後

³⁶ 曾國恭先生口述。

³⁷ 「石敢當」是用來驅邪止煞的一種辟邪物，一般認為最慢在唐朝代宗大曆五年就已存在，明清時期隨著先民移墾遷徙到台澎。參見黃文博著《南瀛石敢當誌》，台南縣文化局出版，2002年1月初版，頁30。

³⁸ 曾寶巧女士口述。

³⁹ 據沈德仁先生指出：「以前這裡是鄉有地，姑姑嫁給內埔鄉鄉長（鍾幹郎）的弟弟後，買下這塊地給爺爺（沈進丁）住，我們才搬過來。」按鍾幹郎曾於日治時期擔任內埔庄庄長，非光復後之內埔鄉鄉長。

土地重劃以及新河道一開，從此劃歸竹田鄉二崙村。新河道即指二崙溪，昔日雨季龍頸溪溪水氾濫，洪水直衝向今竹田郵局與瑞昌診所附近，據徐謙隣老村長說明此處即是因應竹田鄉淹水的嚴重災情，嗣後屏東縣政府所完成的龍頸溪分洪工程所在。

日治時代建祠，後被日本人破壞，民國六十二年曾貫昌發起興建新廟。他本是在忠心崙覺悟真誦經⁴⁰，不料到橋頭福德祠興建完工滿一年，村民準備請客慶祝，曾貫昌卻突然離開鄉里，故福德祠無人負責，後經村民找回再請他管理。民國七十七年由於此地有人溺斃，在居民提議下於橋頭福德祠前方一併興建天公壇、觀音壇、阿彌陀佛壇以去邪止煞。往後因為漏水又整修過數次，當地居民沈德禮曾自費為橋頭伯公搭建鐵皮拜亭，民國九十一年底再補修過一次；天公壇近河流邊的地基，也因颱風肆虐被沖壞而重新補過⁴¹。

上述橋頭福德祠管理員首任是曾貫昌，第二任是謝煥秀，之後因為出車禍，才由現在的曾喜明接手管理，廟產是公有地。竹田鄉二崙村的人會過來此處祭拜橋頭伯公，但並沒有請橋頭伯公參加二崙當地的伯公祭祀活動。

6. 內柵福德祠

位於陽明路 61 號對面，鄉親美髮院旁邊，右側有天公香座位，下層有金爐，左邊香爐位。

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建廟，內有『內柵福德正神香座位』石碑。據當地耆老回憶，內柵伯公原先是附近村民在曾和安田地上一株孔雀榕樹下所立的石頭伯公，因為附近有水池，常發生小孩溺水事故，故立一石頭伯公以保平安⁴²。後來因為在石頭伯公處蓋販屋，村民捐款興建福德祠，方遷移至現址。

(二) 羅經圈伯公

羅經圈原本只有南方渡岸、庄中、西方石埤三個伯公，嗣後因為居民認為庄落四方都應設有伯公，故同時新建北方及東方福德祠⁴³。

1. 庄中伯公

在羅經圈信仰中心五穀宮的右殿。中央有佩戴員外帽庄中伯公神像，左邊設「羅經圈莊福德正神香座位」木牌，右邊是「羅經圈東方埤頸西方石埤南方渡岸北方竹湖福德正神香座位」木牌。溯及日治時代，庄中伯公所在是今日五穀宮三川門前的拜亭位置，乃露天石碑墳墓式的形制，後植兩棵大榕樹⁴⁴。之後因為緊鄰的五穀宮廟地狹窄、廟貌老舊，村民提議改建，民國六十八年五穀宮新廟落成，庄中伯公也正式遷入五穀宮內迄今⁴⁵。

⁴⁰ 指美和村觀音寺，大約建於清光緒十五年（1889），堂址所在是曾氏與利氏先民捐出。徐周梅英女士口述。參見王淑慧、蔡明坤合撰〈美和村民間信仰與祭祀禮俗〉，《美和村民寫歷史》，頁 54—55。

⁴¹ 沈德禮先生口述。

⁴² 曾國恭先生口述。

⁴³ 吳光班先生口述。

⁴⁴ 綜合吳光琺、李接榮兩位先生之口述。

⁴⁵ 根據五穀宮三川門龍門上邊〈興建五穀宮序〉的記錄，五穀宮始建於民國四十七年二月，之後「年久失修，廟宇日漸頹廢，加之廟地窄小，每逢年節奉祀之時，不能容納祭典，廟外庄

2. 西方石埤福德祠（龍頸溪福德正神）

從五穀宮前的巷子進入，往竹湖橋的路上，在竹湖橋橋頭左轉，再向前行五十公尺路上的左邊。西方石埤福德祠後植榕樹，前右方設金爐，左前方有天官賜福香座位，與龍頸溪僅隔著一條產業道路，又稱「龍頸溪伯公」。

左牆上懸掛的「西方石埤福德祠略序」清楚記載西方福德祠始建於民國五十八年三月，由李順賢發起建造，以祈求西方伯公庇護羅經圈農民五穀豐收。不料七十年九月三日福德祠竟被龍頸溪洪水沖失，於是七十一年三月五日李順賢又再度發起重建事宜，而於同年八月九日竣工，土地由羅健基捐出。

西方石埤伯公的旁邊，原來有一個湖泊，伯公最初是立在地勢低的湖邊，後來因為要修築排水溝，才將伯公往高處遷移。昔日當地婦女到湖中採菱角時，都會先拜過西方石埤伯公，祈求工作平安⁴⁶。

3. 南方渡岸福德祠

位於屏 187 線，往萬巒的路上，過五穀宮再向前二十公尺處。右邊立南無阿彌陀佛⁴⁷，左邊與羅經圈收埋無主孤魂所在的萬緣塔為鄰。後有象徵風水寶地的五行石。

從福德祠門聯「渡江勝地崇福德，岸水清波濯正神」以及對照當地人士所言，渡岸伯公的設立，是因為往昔村民利用東港溪的航運，由此處經過四溝水、三溝水、五溝水將穀物運出，中午會在此地休息，船夫乃在榕樹下立石頭伯公，祈求行船平安⁴⁸。南方渡岸伯公原來是在李順聯田地裡面，村民常感祭拜不便，才將伯公請出來，民國五十七年建廟，今南方渡岸福德祠所在地是吳光琚寄附。

4. 東方圳頸福德祠

位於屏 187 線，往萬巒的路上，未到五穀宮的前方左邊巷子進入，前行約一百公尺，再左轉的檳榔園裡。東方圳頸福德祠鄰近東港溪，日治時代羅經圈居民即搬運石頭築起防洪堤防。地勢居高臨下，風景優美，前面的小山丘在現任美和村村長曾喜城的規劃下，配合東港溪的美化工程，將整建成村民可以活動的休憩區。此地也是昔日灌溉羅經圈農田主要水源—王爺埤流經之處，嗣後當地居民在自家耕地裡汲引地下水灌溉作物，王爺埤功能逐漸喪失，大多時候只是一條小溝渠，唯秋冬時節居民仍會引王爺埤灌溉⁴⁹。

東方圳頸福德祠於民國七十三年八月新建，後有一塊石頭，據說是原先的石頭伯公，而原本在旁邊種植的榕樹已被砍掉。

5. 北方竹湖福德祠

從五穀宮前的巷子進入，往竹湖橋的路上，就位在竹湖橋橋頭，座向為面

中伯公香座位因露天，雨淋日曬，．．．於是李順發、徐任和、吳冉來等在民國六十五年二月，以祈福會名義發起遷址，重建五穀宮，．．．六十八年十月二日落成。」

⁴⁶ 吳光班先生口述。

⁴⁷ 此地是一大彎道，車禍多，不平靜，村民吳應興捐款立阿彌陀佛，以求行車平安。

⁴⁸ 吳光班先生口述。又羅經圈居民立南方渡岸伯公的另一用意是因為東港溪以往經常氾濫，沖毀今日萬巒大橋與羅經圈橋一帶，居民祈求伯公庇佑水患不再，居家得以平安，李接榮先生口述。

⁴⁹ 李接榮先生口述。

向西方。竹湖橋是羅經圈通往竹田的要道，原本有一座小橋，因被大水沖毀，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五日吳應興、李順賢發起興建竹湖公路橋。民國七十三年八月與東方圳頸福德祠同時新建，本福德祠由吳應興捐獻用地。北方福德祠有伯公石碑，也祭祀官帽伯公神像一尊。此地以前旁邊是一個湖泊，鄰近長滿刺竹，現在刺竹已砍伐殆盡，湖泊面積縮減成一條排水溝。

由上述美和村兩聚落伯公的分布，一方面說明當地庄民對聚落領域之明確界定，同時藉著聚落內與四隅所安奉的伯公層層環衛，以守護家園（圖二）。再綜合美和村各伯公（參見表一）特性分析：忠心崙南柵伯公為庄主伯公，地方人士亦稱之為忠心崙開基伯公，故神格較其他伯公高。而灌溉水渠龍頸溪同時流經忠心崙與羅經圈，羅經圈又與萬巒隔著東港溪相望，因此兩地伯公的供奉方位與職掌皆與地理環境有關：忠心崙橋頭伯公原是往昔交通設施缺乏，庄民立伯公以護佑過往民眾平安，其方位面對著龍頸溪分洪道，也帶有把水口財富不外流之意涵；而鄰近多墓地，又恰是聚落的邊緣，庄民進而欲藉伯公之神力以驅除邪魔。再對照羅經圈南方渡岸伯公、西方石埤伯公與東方圳頸伯公，前者反映昔日先民祈求行船安全、河運順暢的心理，後者印證先民汲引龍頸溪溪水灌溉農地，又曾遭逢溪水氾濫沖毀的史實，故今日路面地基填高。另一條灌溉水圳王爺埤目前因使用功能不大，枯水期只見一條小水溝，當地民眾多半以抽取地下水作為主要灌溉水源，東方福德祠新建時的門聯「圳頸名詞成古蹟」即反映此變化。

美和村伯公原形大多為一塊原石，唯忠心崙北柵伯公是三粒石頭，原因不明。日治時期忠心崙三座伯公建新祠，其中兩座均在大正十一年（1922），一方面皇民化運動尚未展開，一方面忠心崙仕紳曾作霖、謝亮慶等人號召庄民釀資為伯公建廟，遂動工興建南柵福德祠，北柵福德祠亦於是年完工，據當地耆老表示橋頭伯公也在日治時期建祠。迨皇民化運動大力推展，忠心崙伯公被摧殘破壞。至台灣光復後庄民力求恢復原貌，今南柵福德祠對聯清楚紀錄此段歷史過往：「福蔭全村兩百年俎豆馨香昔日春秋酬舊德 神庇合境廿三世聲靈赫濯今朝光復換新猷」。美和村因鄰近交通、商業便利的內埔村，六〇年代以後忠心崙福德祠陸續新建完成或重修，羅經圈伯公也陸續改建為小廟外型的福德祠，唯庄中伯公與五穀先帝共享信眾香火。忠心崙除去南柵福德祠為兩進式建築，嗣後再搭蓋遮雨棚，至今仍維持日治時代的外觀，北柵、東柵、橋頭福德祠皆為小廟形式加蓋遮雨棚，由上述伯公祠外型變遷不難看出忠心崙庄民之富裕。今日美和村十一座伯公形制以石碑居多，石碑上銘刻伯公稱謂，例：「北柵福德正神香座位」、「東方圳頸福德正神香座位」等，而伯公神像僅佔十一分之三。故推論美和村伯公造型演變大致分為三類：（1）、石頭—墳墓形式—神像牌位。

（2）、石頭—石碑。（3）、石頭—石碑神像。內埔各客家聚落福德祠下安奉土地龍神或原先石頭伯公的現象，觀之美和村各福德祠並沒發現。

再從美和村福德祠的外貌上隱約透露出客家人的風水觀，一方面各福德祠

雖已新建或重修，意涵「地勢至此，變化有胎息⁵⁰」喻意的化胎猶依稀可見原有之輪廓。而羅經圈南方渡岸福德祠背後化胎，與眾不同的是照順序嵌上木、火、土、金、水運行相生相剋的五行石⁵¹，此象徵五行運轉，吸收天地靈氣，再與陰陽兩極調和，產生良好互動，藉以庇佑庄民後代子孫生生不息之深刻意涵。

⁵⁰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南天書局出版，1992年，頁180。

⁵¹ 又稱「五星石」，忠心崙徐氏宗祠化胎上也見五行石。參見劉秀美著〈六堆地區祠堂建築營建行為初探〉，《屏東文獻》第5期，2002年，頁43。



圖二 美和村伯公分布圖

資料來源：作者田野實查繪製

表一：美和村各伯公廟之演變表

聚落名稱	伯公名稱與 序號	創建		建(祠)廟		重修年 代	方位	樹種
		年代	形制	年代	形制			
忠心崙	①南柵伯公	康雍年 間	石頭	1922	兩進式小 廟、伯公神 像	1973、 1996	北北 西方	*榕 樹
忠心崙	②東柵伯公	—	石頭	1966	小廟、 石碑	1994	北方	*榕 樹
忠心崙	③北柵伯公	—	三粒石 頭	1922	小祠、石碑	1986	北北 西方	榕樹
				1967	小廟、石碑			
忠心崙	④西柵伯公	1943	石頭	1966	小廟 石碑	1979、 2000	北北 東方	
忠心崙	⑤橋頭伯公	—	石頭	日治	小祠、石碑	2002	北北 西方	榕樹
				1973	小廟、石碑			
忠心崙	⑥內柵伯公	—	石頭	1977	小廟 石碑	—	西北 西方	*榕 樹
羅經圈	⑦庄中伯公	—	石頭	1979	伯公神 像、牌位 (移入五穀 宮內)	—	—	*榕 樹
羅經圈	⑧南方渡岸 伯公	—	石頭	1968	小廟 石碑	—	西北 方	榕樹
羅經圈	⑨西方石埤 伯公	—	石頭	1969	小廟 石碑	1982	東北 方	榕樹
羅經圈	⑩東方圳頭 伯公	—	石頭	1984	小廟 石碑	—	北方	*榕 樹
羅經圈	⑪北方竹湖 伯公	—	石頭	1984	小廟 伯公神像 石碑	—	西方	*竹 子

資料來源：作者田野實察與美和村耆老口述。*記號表樹種已被砍除。

註：羅經圈庄中伯公於 1979 年移入五穀宮之前，形制已為石碑墳墓式，何時由石頭改成墳墓式伯公並不明確。

肆、 美和村伯公廟的組織管理

（一）忠心崙

早在清乾隆五十一年（1721）忠心崙已經出現「福德祀」的神明會組織⁵²；至嘉慶八年（1803）〈建造天后宮碑記〉中，內埔天后宮興建時各庄捐題銀數，忠心崙捐獻方面也有「福德祀典」的資料⁵³；咸豐二年（1852）〈捐修天后宮芳名碑記〉裡忠心崙伯公會組織分別為「福德典」、「福德祀典」⁵⁴。推論忠心崙的伯公信仰至遲於滿清中葉已經很興盛，上述史料也印證忠心崙開庄時先民信仰敬奉之共同神明為伯公。日治時代忠心崙的伯公信仰更活絡，南柵福德祠興建時各方捐款熱烈，列名在「南柵福德祠建築記」後伯公會的組織有「元宵中秋□二月八月福德□祀典」、「六月福德會」、「二八月福德會」，另外出現的「大埔福德會」似與忠心崙福德會有密切往來關係。

再根據筆者田野調查所得到的資料，將忠心崙自日治時代演變至今的伯公會敘述如下：

1. 元宵會

採會員制，最多時曾有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人，入會每人繳 50 斤穀子。會員十人一組，輪流為福首。元宵會設一位管理員兼南柵福德祠管理人，由福首互選，無任期限限制，做到不做或過世為止。所有的經費由管理人掌管，管理人可以拿出部份貸給他人以滋生利息，亦即從經費中拿出 100 斤穀子，在完福時有需要的村民可向管理員貸得 10 斤穀子，不過收成之後必須歸還 20 斤，萬一穀子收不回來，管理員需負全責。管理員也必需拿 10 斤穀子給當值的福首們運用，而自己也得歸還 20 斤穀子⁵⁵。嗣後因為元宵會貸出的穀子始終收不到利息，在所需經費長期支絀之下，元宵會不得不宣告解散。

2. 祈福會

民國六十二年曾國恭當選村長，兩年後兼任南柵福德祠與新成立的祈福會管理員。到曾順興首次當選村長，福首改由各鄰鄰長輪流擔任；之後曾順興再次當選村長，恰好省道台一線拓寬，南柵福德祠部分土地被徵收，面積縮小，依法可請領補償金，但需要正式的福德祠會員和管理人名冊，因此民國七十二年曾順興村長乃號召志願會員五十名。目前美和村福德祠管理委員會會員名冊裡面排名一至二十的即為原始會員，其餘會員有的已經去世，有的因故被除名⁵⁶。

祈福會會員入會每人繳 50 斤穀子，一年兩次作福與完福由會員輪流辦理，

⁵² 道光八年（1828）〈文宣王祀典引〉：「……乾隆五十壹年，買得何雲喜兄弟中心崙坡頭下莊水田一處。……又帶福德祀壹分。……」參見何培夫主編，《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台東縣篇》，頁 156。

⁵³ 同上，頁 147。

⁵⁴ 同上，頁 162。

⁵⁵ 徐謙隣先生提供。民國八十五年自水利會退休，先後擔任美和村發展協會理事長、村長與現任村長之顧問。任職村長任內大力整修南柵福德祠。

⁵⁶ 徐謙隣先生口述。

春福有二十名會員做福首，秋福也是二十名，完福則由這四十名福首一起負責。每一位福首拿出十二至十六元協助採購相關的祭祀物品，出錢又出力。春秋兩祭作福登席費三十元，那時坐四方桌，一桌八個人，由福首買菜請廚師來煮食⁵⁷，現今則是讓登席掌廚者完全負責。作福結束，再將豬肉分成十幾斤分別由各福首帶回食用。昔日祈福會舉辦春、秋兩祭，若經費不足，則由先農會撥出部分基金支援⁵⁸。嗣後經費嚴重不足，祈福會無法再維持下去而解散。

3. 美和村福德祠管理委員會

民國八十八年徐謙隣村長在任時，成立美和村福德祠管理委員會，實際運作僅限於忠心崙地區。目前管理委員會組織：委員（理事）九人，其中村長為當然委員，監事三人，常務監事一人。不過第一屆理事共有十名，名單如下：曾玉添（主委）、鍾肇全、曾石增、曾盛賢、邱勤山（常務監事）、曾祝祥、曾珍祥、曾順慶、謝立定、徐謙隣。監事：曾開明、曾善祥、曾石雄。九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改選第二屆理事監事，十八日公告當選名單為：曾國恭（主委）、曾祝禮（副主委）、曾開明（總務）、曾祝祥、曾善祥、謝立定、曾世賢、李裕忠、曾喜城。監事：邱勤山（常務監事）、曾石雄、鍾雙春。

上述管理委員會從遴選出的委員中再選出一位主委，任期四年，除去擔任一年兩次作福與完福的主祭者外，並處理管理委員會的相關事宜，委員們有事再開會，會員則一年開會一次。目前美和村福德祠管理委員會登記有一百零二位會員，會員入會每人繳交 300 元，以後皆不須再交。一年兩次作福及完福就由其中二十名會員輪流擔任福首（表二），春福是第一至第十名會員，秋福第十一至第二十名，完福則一至二十名會員一起辦理，屆時若因故無法參與，可以 500 元請他人代勞。慣例春福福首於登席當天宴請秋福福首，秋福福首宴請明年春福福首。以此類推，有使命交託傳承之意。

表二：民國九十二年忠心崙當值福首名冊

春季祈福福首	1	2	3	4	5	6	7	8	9	10
	曾景全	曾祝祥	曾善祥	曾圓鴻	謝達霖	吳德賢	吳仁村	沈勝豐	鍾淡郎	曾徐成香
秋季祈福福首	曾慶錦	曾盈祥	曾冠松	莊先慶	曾士魁	曾盛賢	曾仁森	曾全妹	曾桂美	曾鎮茂

資料來源：作者田野調查所得

註：完太平福則由春福與秋福兩班福首一起承辦。

⁵⁷ 曾善祥先生口述。

⁵⁸ 昔日先農會將名下田地租給人家播種，待秧苗長出再收取費用。扣除相關開銷後，餘額作為先農會之收入。即「一分田稅金：一斗種苗，抽一分稅給先農會。」的說法。曾國恭先生口述。

(二) 羅經圈

雖然咸豐二年羅經圈會出現「羅經福德」的伯公會，但礙於年代久遠，史料不詳；日治時期成立伯公會、祈福會的組織，嗣後皆因故解散，當地耆老也不復記憶。羅經圈庄中伯公年代久遠，民國六十八年五穀宮改建，遂遷入五穀宮內，成為陪祀神明。因此有關每年作春福與秋福，順理成章由當地信仰中心的五穀宮負總責。四方福德祠要整修油漆，五穀宮會撥出經費請人處理，例如民國七十三年北方竹湖福德祠及東方圳頸福德祠新建時，即由五穀宮墊出不足經費，平時整理福德祠周遭環境、早晚上香的是鄰近的村民。五穀宮委員會的會員則擔任福首，分做五班輪流更替，每班大約十二至十五人（表三）。民國九十二年剛好輪到第一班是秋福福首，翌年春福就是第二班負責。往昔會員人數更少，僅三班左右。五穀宮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名，目前是吳光琚先生擔任。羅經圈祭祀圈共有一百多戶當地居民，每戶出 500 元為五穀宮基金，其他收入則是廟裡安置的光明燈每盞收費兩百元等來源，每半年公佈一次收支明細。

表三：羅經圈五穀宮會員名冊（即五班福首名冊）

班別	委員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第一班	李潤桂	吳忠智	吳亮智	吳達創	吳應興	吳光班	李承豐	李樹生	林玉英	吳光琮	梁洪財	吳光瑛	李接榮	利銀山
第二班	陳金水	李添華	羅健基	宋庚祥	陳明章	徐敬和	徐雄堂	徐展義	徐雄傑	徐玉章	徐鎮和	徐鴻妹	徐海松	
第三班	張春祥	張永福	張優明	張優光	張金火	吳光琚	吳張健	曾慶郎	潘金水	徐欽和				
第四班	李永傳	李永年	李順村	李永能	李永發	李海能	李順仁	李政敏	李永貴	李海山	李永吉	李永龍	柯永光	
第五班	李海平	曾麟城	李正友	李正松	李維政	李吉傳	林貴祥	鄧富永	鍾徐喜	鄧芳仁	曾貴昌	李鐘山	羅進興	張慶文

資料來源：作者田野調查所得

伍、 美和村伯公祭祀活動

客家人親切地稱呼土地公為伯公，早晚到鄰近的伯公廟上香，奉上清茶與鮮花，儀式簡單卻信仰虔誠。內埔客家聚落的村民春分以後準備農耕，為祈求風調雨順收成好，每年元宵節前後各庄村民聯合祭拜天地，客家人稱為「祈（春）」

福」、「作（春）福」。年末農作物已收成，村民再祭天拜地，感謝伯公之庇佑，此即為「完（還）福」或稱「完（還）太平福」。不過各村落間也有少許的差異。美和村忠心崙與羅經圈兩聚落伯公祭祀的情形如下：

（一）忠心崙

忠心崙每年祈福日期是農曆元月十六日。十五日上午大約八時當值福首迎請境內眾神與各伯公來南柵福德祠，晚上十時左右先拜天公再祭祀伯公，求天帝保佑一年內村中平安，穀物豐收；拜伯公的祭祀儀式程序如同古時祭社稷讀祝文和行三獻禮。村民家中去年有出新丁者，在這一天晚上以新丁板祭拜伯公，帶新生男丁認伯公為契子，並題獻一對燈籠到廟裡面懸掛，意含著「出丁」之意，隔日再將新丁板分送鄰居。十六日中午吃福宴，參加者每人登席費 300 元，下午送神，完成新春祈福的祭祀活動。早先忠心崙村民在農曆元月十五日晚上來南柵福德祠祭拜，會留下一枝香，再摘取福德祠後面的榕樹葉，一起拿回家放在雞籠中，期望伯公庇佑六畜興旺，這種習俗稱之為「正月半拗雞公」，迨屏鵝公路拓寬，福德祠範圍縮小，榕樹就被砍掉，此項習俗今已失傳⁵⁹。

農曆二月二日伯公生日，村民帶鮮花素果至聚落各伯公處祭拜。往昔作福與完福信徒會寄附少牢（全豬全羊）祭天地⁶⁰，若無，由福德祠管理委員會準備豬頭五牲。目前則是先行向登席掌廚者借來祭拜，第二天再烹煮。忠心崙原本農曆七月底作秋福，因為農曆八月二日即伯公得道日，為免近日內兩度祭祀，村民勞累，故一併在農曆八月二日舉辦秋季祈福暨福德正神千秋。至於完福以前是農曆十月三十日舉行，現在則是以內埔鄉公所公告的日子為主，配合內埔各村落一起舉辦以避免浪費⁶¹。完福與春秋二祭相似，第一天上午也會請境內各伯公和眾神來南柵福德祠，差異處在下午舉辦渡孤（普渡），第二天早上送神，中午沒有登席，唯村民自行宴請來自鄰村或外地的親朋好友。

茲以民國九十二年忠心崙農曆八月二日作秋福為例，詳細說明祭拜過程：
主（祭）神：南柵庄主伯公。

第一天（農曆八月一日）：

- 1、事前準備：廟裡面案桌上放置水果、飲料、餅乾等供品，並附有該戶名稱的紅字條，花瓶插上鮮花，桌上一盤紅花（仙丹花）。
- 2、請神：早上大約七時五十分開始，至九時十分左右結束。
 - (1) 神轎內放置木刻『忠心崙庄福德正神暨列諸尊香座位』牌位，以紅布條綁好固定，神轎前有福德正神字樣紅布條。
 - (2) 抬轎者：由秋福福首負責。
 - (3) 請神行列中兩個人拿燈籠，上有「福德正神」、「合境平安」字樣。兩個人拿大紅布旗子，頂端插著榕樹葉，請神時每至一處福德祠，

⁵⁹參見曾喜城撰〈客家生活記事〉，《六堆雜誌》，96期，2003年4月1日，頁31。

⁶⁰禮記王制篇：「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按天子祭天地以牛羊豬三牲為大牢，諸侯則以羊豬二牲為少牢。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上冊，商務印書館，二版，1971年1月，頁179。

⁶¹曾玉添先生口述。

即採鄰近的榕樹葉插上，一個人敲鑼，另一個先行人員在隊伍前先至下一個地點點好香，以備隊伍來到時使用。

- (4) 隨行人員：秋福福首及主委。
- (5) 請神儀式：由主委念請神祝文，其他隨從人員列後，持香參拜。隨即以香火代替神明請至轎中之香爐。慈濟宮是請媽祖神像過來，覺悟真是迎請『忠心崙庄覺悟真南無觀世音菩薩神位』蓮座位。
- (6) 請神順序（第二天送神順序一樣）：南柵福德祠出發（南柵伯公）→東柵伯公→內柵伯公→北柵伯公→慈濟宮媽祖→西柵伯公→橋頭伯公→覺悟真觀音→回南柵福德祠。
- (7) 回南柵福德祠，先請觀音牌位、媽祖神像、福德正神牌位進來廟中安置，再由主委持香請南柵福德祠左側先農廟五穀先帝，接著請右側玄元宮中壇元帥和玄天上帝。而觀音牌位放在上列南柵伯公神像的右邊，下列神像位置由右到左是媽祖、中壇元帥、『忠心崙庄福德正神暨列諸尊香座位』、五穀先帝、玄天上帝。

- 3、拜天公：大約晚上九時四十分開始，在廟外已搭設「三界桌」，上桌係拜「昊天金闕玉皇太天尊玄穹高上帝陛下」，祭品以素果為主，下桌係祭天神和天兵神將，將媽祖及五穀先帝神像請出放下桌，祭品以牲禮為主，供奉少牢（全豬全羊）。茶、酒、燭、花、果等上下桌等同。

儀式程序：典禮開始→鳴炮→主祭（主委）、陪祭（村長）、禮生就位、信眾就位→分香→上香→叩拜→請神→獻酒→四跪十二叩→中場休息（約十分鐘）→施放煙火→禮生在下界前跪讀表文，其他人跪，念完，跪著的人叩首→放煙火→燒斗金（天公金）→獻酒三次→燒表文、燈座及所掛的長錢、香爐的香→放長炮→復位→叩拜→送神→跪拜→禮成→村民三個三個叩拜。

- 4、拜伯公：於拜天公結束後（約十一時），休息一會兒，再舉行「三獻禮」。事前準備：將下界案桌移入廟內空地，面向庄主伯公，少牢一併移入，點燃9盞燈（象徵南北斗星君）置案桌前，少牢放案桌兩側，案桌後方放一條長椅，上面置一盆水及一條毛巾。左前方放置忠心崙勇士曾維杰牌位。

儀式程序：主祭和陪祭、信眾向伯公行禮→引贊獻酒迎神→鞭炮三響→引贊詣盥洗所、復位、領主祭、陪祭詣盥洗所拜→復位→三叩首→主祭、陪祭進爵祿，行初獻禮→主祭、陪祭進爵祿，行亞獻禮→主祭、陪祭進爵祿，行三獻禮→村民兩兩輪流跪拜→主祭、陪祭至曾維杰牌位前獻酒，接著沃酒部份於少牢→放煙火→引贊灑酒於地上三次→復位→放長炮→三跪九叩→禮成→放炮。

第二天（農曆八月二日）：

1. 各戶祭拜：清晨五點即有村民來參拜，陸續有更多人來。
2. 中午宴客：十二時三十分登席。
3. 送神：下午約一時三十分開始，與請神的順序相同。
4. 下午各戶陸續取回祭品。

忠心崙作福與完福，除了請眾神明和伯公外，另祭祀忠心崙勇士曾維杰，關於這位傳說人物，村中耆老有以下的說法：昔日忠心崙居民務農維生，田裡灌溉水源來自內埔媽祖廟後面的龍頸溪。老東勢（今東寧村）的居民也種田，需要豐沛水源，因而阻斷流向忠心崙的溪水，導致忠心崙缺水，稻田荒蕪。於是雙方衝突發生，曾維杰帶領忠心崙村民在抗爭中，意外被有孕婦人用磚頭打死⁶²。為解決水源糾紛而犧牲的曾維杰成為忠心崙的英勇象徵，故每年忠心崙作福完福一定同時祭拜他。慈濟宮也供奉曾維杰牌位，每逢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一併祭祀曾維杰。村民曾有意為曾維杰建廟，礙於有經費卻無土地，一直延宕至今。

以往為避開登席時間一樣，各伯公廟將登席時間錯開，但共同祭拜地點在南柵福德祠，之後被批評有牟利的嫌疑，才改變成現今全在南柵福德祠登席。

（二）羅經圈

羅經圈每年農曆二月二日及八月二日舉行春秋二祭（春祈秋報），沒有完福。大致是前一天早上請四方福德正神到五穀宮外的祭壇，晚間祭拜天公和伯公。在之前本地是下午二時至三時請神，晚上十一時至凌晨一時祭祀，以後因應現代人作息而改變時間。不過從前作秋福因為配合吹奏八音的樂師和念祝文的禮生，是農曆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舉行，五穀宮改建之後，才改到農曆八月一日至二日。昔日作福很熱鬧，現在村裡年輕人多外出工作，以致盛況不再。

茲以民國九十二年羅經圈作秋福為例，說明祭拜過程：

主（祭）神：庄中伯公

第一天（農曆八月一日）

- 1、請神：早上八時三十分開始至九時三十分結束。
 - （1）早上請神前，先將五穀宮內奉祀的五穀先帝、媽祖以及庄中伯公牌位、四方伯公牌位請出，放置拜亭祭壇，再將四方伯公牌位請至神轎內。
 - （2）請神送神皆由當值的這一班福首參與：一人敲鑼鼓、兩人掌旗、兩人掌燈、一人放鞭炮、一人奉香、轎子前後有兩人推拉、其他福首隨行。
 - （3）迎神順序：五穀宮出發（庄中伯公）→南方渡岸伯公→東方圳

⁶² 曾國恭先生、曾石增先生口述。關於曾維杰的傳說也有另一種說法：以前忠心崙人少，老東勢人多。那時忠心崙這邊還沒有開挖大排水溝，只要連續下大雨，隘寮溪暴漲，洪水衝向內埔，忠心崙也受害，於是忠心崙村民決心做水柵堵水，但老東勢村民因灌溉水源被堵住而反對。雙方發生嚴重衝突，忠心崙由曾維杰帶頭抵抗，因人少不敵，躲進一戶做月子的人家，最後還是被敵人發現，用磚頭將之打死。曾登鳳先生口述。

頸伯公→西方石埤伯公→北方竹湖伯公→回五穀宮。送神順序與迎神相同，送神時福首在伯公牌位上披紅。

(4) 請神回來後，祭壇上的神明擺放位置，由右到左依次是四方伯公牌位、五穀先帝、庄中伯公牌位、媽祖。

(5) 供桌上放置鮮花、三杯酒、祭品（水果、飲料）、金紙。

2、拜天公：晚上九時五十分左右開始。三界桌分上中下三層，上、中兩層是素筵，拜天公用的；下層為牲禮，拜天兵天將與眾神。經過禮生念祝文帶領福首、信眾跪拜，大約至十時五十分完成。

3、拜伯公：接著晚上十一時至十一時二十分村民以三獻禮拜伯公。先將下桌牲禮移到拜亭裡面，以便祭拜伯公。由萬巒請來的禮生與其助手的協助下，祭拜伯公的儀式才大功告成。

第二天（農曆八月二日）：

早上村民陸續來祭拜，中午登席，另招待六十五歲以上的村民吃平安飯，下午送神。以往春秋二祭會請布袋戲班來表演，現在因為看的人少了，已經取消。

作福之前，每班福首委員（即每班福首列名第一位的人）需向該班會員收取祈福費用，登席費加上打掃費每人繳交 800 元。作福的主祭者早先是由庄裡長老擔任，現在改從當值的福首中找一位來做。晚上拜天公和拜土地伯公，當值的福首一定要到⁶³。

鑑於五穀宮是羅經圈的公廟，四方伯公及萬緣塔維修整建等事宜，皆由五穀宮來統籌，目前四方伯公也由鄰近村民維護。兩次作福村民家中若添男丁，會以新丁板祭拜，再分送親友。

陸、 社會變遷影響下的美和村伯公信仰活動

忠心崙與羅經圈地理位置相近，不過就歷史上的發展忠心崙始終是大庄，移入的客家先民胼手胝足加以開發，清領時期出現的兩位六堆大總理⁶⁴與幾個有力的大家族（曾氏、徐氏、謝氏等）⁶⁵皆在忠心崙立足發展，閩粵械鬥也未波及到此。羅經圈因鄰近東港溪，昔日東港溪每逢雨季，往往氾濫成災，羅經圈

⁶³ 吳光琚先生口述。

⁶⁴ 曾中立，原籍廣東嘉應州，一說為廣西人，舉人，清乾隆中葉渡海來台卜居忠心崙，旋應台灣知府鄒應元之請，掌教海東書院（今台南市忠孝國小）。乾隆三十五年（1770）黃教之亂、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之亂，曾中立兩度被推舉為大總理，帶領六堆義軍奮勇殺敵，保衛鄉土。又曾應龍，定居忠心崙。咸豐三年枋寮、竹田一帶發生林萬掌之亂，被眾人推舉為第七屆六堆大總理，協助官兵平亂。鍾壬壽編《六堆客家鄉土誌》，常青出版社，1973年，頁177、181。

⁶⁵ 以徐懷禮為例，曾經從事碾米、製糖、釀酒等多項事業，積累七十甲土地，為忠心崙大富豪。參見徐富興編著，《徐家近代史考》，自版，1988年，頁10。

道路沖毀，田園毀壞，定居村民人數明顯不多，有的家族早已外移，此地不易發展，青壯人口也多出外工作。若以忠心崙與羅經圈九十二年的戶口數來作比較，美和村共有八百一十五戶，其中忠心崙六百三十一戶，羅經圈一百八十四戶，兩地戶數相差懸殊。在伯公信仰方面兩個聚落因應社會變遷呈現出明顯的轉變：

1、作福儀式簡化：

康熙五十八年《鳳山縣志》記錄著當時台灣的歲時節令：「二月二日鄉間居民仿古春祈，斂金宰牲，演戲祀神畢，群飲廟中，分胙而歸，謂之做福；中秋，祭土地，鄉村里社悉演戲，為費甚奢，倣古秋報之意也。」⁶⁶上述清領初期台灣南部地區的春祈秋報風俗，於今日南部客家聚落已有所變革。忠心崙一年之中舉辦春秋兩次作福與完太平福，當地耆老強調是沿襲先民傳統，代代繼承而不墜，「歲福嘉禾稔，時享泰階平」、「福緣善慶家家好，神靈護佑戶戶春」的心理正反映在福德祠的門聯上。每年春福日期在農曆元月十六日，秋福在農曆八月二日，完福則改成配合內埔鄉公所公告，和鄰近村莊一起舉行。祭拜程序上忠心崙承襲古禮仍以少牢祭祀天兵天將，拜天公與伯公由美和村福德祠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和美和村村長為主祭與陪祭，兩次作福皆登席請客，寓有居民互相聯繫情誼之意，此等活動在昔日深具組織群眾功能，進而使庄民認同自己的聚落。早先少牢是信徒寄附或管理委員會提供，演變成今日向登席掌廚者借來祭拜，隔日再烹煮。完福第一天下午舉行渡孤，第二天沒有登席，而是居民自行宴請親朋好友。作福福首由美和村福德祠管理委員會會員輪流，一次十名，完福則春秋福二十名會員共同辦理。此管理委員會的運作，對整合忠心崙居民的地緣意識應有一定的功效。

羅經圈有兩次作福，春福日期在農曆二月二日，秋福是農曆八月二日，雖無完福，實即已具有昔日春祈秋報之意。作福儀式簡化，由當值福首中找一人擔任主祭者，配合禮生進行祭祀。當地公廟五穀宮委員會會員同時兼任福首，分五班輪替。

2、祭祀地點不同：

就忠心崙伯公設立的時間做對照，先民早在墾拓初期即立石作為伯公的象徵，祈求伯公庇佑開墾成功，因此開庄（基）石頭伯公可說是忠心崙墾拓指標之一，這種現象與林美容指出土地公廟是聚落開發的指標不謀而合⁶⁷，此時開庄伯公具有如先民原鄉神明般的保衛境內墾民安全的作用。隨著拓墾範圍擴大，先民在新開發地區私人供奉伯公，就近祭祀，例如忠心崙東柵伯公（曾華金）與內柵伯公（曾和安）、羅經圈南方渡岸伯公（李順聯）與北方竹湖伯公（吳應興）原先皆是私人祭祀。當聚落人口分布逐漸擴大，上述伯公脫離私人供奉成為某一小區域共同祭祀的伯公，平日即由鄰近居民上香祭拜。然而忠心崙南柵

⁶⁶ 陳文達，《鳳山縣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4年，頁86—87。

⁶⁷ 林美容，〈土地公廟—聚落的指標：以草屯鎮為例〉，《鄉土史與村庄史—人類學者看地方》，臺原出版社，2000年。

庄主伯公設立時間最早，南柵福德祠已成為當地居民信仰中心，即便民國五十八年主祀媽祖的慈濟宮正式重建完工，聚落裡也另有供奉觀音的覺悟真堂，忠心崙的公廟仍在南柵福德祠，所以作福完福皆在此地舉行，由美和村福德祠管理委員會辦理。

反觀羅經圈可能在開墾建庄完成後，為防止水災侵襲與祈求五穀豐饒的需要，而供奉五穀先帝。原先五穀先帝是由羅經圈各夥房輪流奉祀，民國四十七年始建小廟，六十八年新建五穀宮，居民感念墳墓形制庄中伯公的庇佑，恐其日曬雨淋，乃將鄰近的庄中伯公移入右殿。早期當地兩次作福地點是居民在昔日庄中伯公後的榕樹下搭建祭壇，現今則皆在五穀宮拜亭前再延伸搭建出的遮雨棚下舉行。並且北方東方兩座福德祠新建，不足款項由五穀宮墊出，五穀宮也協助處理萬緣塔普渡事宜。因此五穀宮的職權與當地居民生活息息相關，聚落的祭祀事務大半由五穀宮辦理，至此伯公已是單純庇佑土地的神明而已。

3、居民參與意願

美和村忠心崙及羅經圈兩個聚落的伯公祭典各自獨立運作，僅於農曆八月二日同時迎請其境內眾神與各方伯公，互不交集⁶⁸，沒有進香、出巡等活動。兩個聚落的伯公祭祀圈非常明確。上述民國九十二年兩聚落的人口統計數字，明顯的羅經圈居民人數少。今再以兩聚落實際參與伯公祭祀的福首人數除以各聚落總戶數，兩聚落福首為外村人士者比例皆不大（忠心崙三位，羅經圈兩位，均已扣除），得知忠心崙是 16%，羅經圈是 33%（表四），住戶少的羅經圈反而參加作福的意願比較高，此可能是羅經圈居民的地緣群體意識與同姓血緣之群體意識凝聚性較強的體現⁶⁹。近年忠心崙其他地方廟宇亦以聚落公廟自居，與南柵福德祠競爭宗教影響力，無形中壁壘分明，連帶影響居民參加作福意願。

表四：美和村忠心崙與羅經圈參與福首戶數百分比

	忠心崙	羅經圈
各庄戶數(a)	631	184
福首戶數(b)	99	61
組(班)別	十	五
百分比(b/a)	16%	33%

資料來源：(1).美和村福德祠管理委員會會員名冊，曾國恭先生提供。

(2).羅經圈福首資料，吳光琚先生提供。

4、忠心崙勇士曾維杰的祭祀

忠心崙在歷次的伯公祭祀儀式時，南柵福德祠右側另設一祭桌，桌上供奉

⁶⁸ 據羅經圈當地人士吳光琚先生提及唯有民國八十二年至八十四年忠心崙慈濟宮曾經邀請五穀宮內的媽祖一起出巡繞境美和村，為村民祈福驅邪。忠心崙曾玉添、曾國恭兩位先生也提及兩聚落伯公沒有來往。

⁶⁹ 此部分係參考賴麗娜著〈五溝村伯公信仰之初探〉的論點做分析，2002年2月，未刊本，頁22。

「忠心崙勇士諱曾維杰之神位」，慈濟宮在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慶典時也祭祀曾維杰。按曾維杰係宗聖公西山戶開基祖逸川公派下十四世宗瑞公之後裔⁷⁰，祭祀曾維杰與清初客家先民移墾台灣時，同族群間競逐農業灌溉水資源而引發的衝突有關。曾維杰的祭祀遺風已多為現代人所遺忘。

5、伯公陪祀神明之增設

基於庄民對伯公之尊崇與感謝，一但經濟有餘裕，重修福德祠或擴大福德祠之規模是常見之現象，尤其是歷史悠久之伯公。忠心崙南柵福德祠自日治時代新建，台灣光復後歷經數次整修，因居民與村長有共識，不願破壞古樸之外貌，仍維持兩進式舊有的格局。近年居民達成協議，主動樂捐，集資在庄主伯公兩側添設招財郎君與進寶童子，一方面供伯公差遣，另一方面也表達居民現階段之內心希望。羅經圈各伯公則未見陪祀神明。

柒、 結論

美和村忠心崙與羅經圈兩個客家聚落的伯公信仰由來已久。忠心崙開庄於康、雍年間，羅經圈於嘉慶年間先民業已入墾，兩聚落雖鄰近，卻因地理環境差別，即使光復後行政區劃上美和村涵蓋此兩聚落，但自成體系，忠心崙富裕，雜性宗族多，羅經圈轄區小，宗祠少，居民多外移，影響所及，兩聚落伯公祭祀圈格外分明，新移入者成為福首的比例都不高，顯而易見伯公信仰深具地方特性。上述現象反映在兩聚落伯公職掌分類與祭祀禮俗方面，產生不同的面貌。忠心崙四柵伯公、內柵伯公與橋頭伯公分布於聚落內及四周，領域職掌界定清楚。南柵伯公同時是開庄伯公，享有更多庄民香火。羅經圈四方伯公則兼任專職伯公，與五穀宮內的庄中伯公一同守護庄民。美和村十一座伯公形制原先都是石頭，嗣後因史料缺乏，無法明確知悉清領後期至日人接收台灣當時伯公形制的轉變情形，唯經濟較為富庶的忠心崙於日治中葉已將三座伯公翻新，改建廟祠，至日治末期殖民政府展開廢神運動，忠心崙庄伯公被毀，懾於日人淫威，福德祠無人管理。光復後庄民恢復供奉，六0年代農村經濟逐漸富裕，受社會觀念影響下，美和村伯公紛紛改建廟祠，伯公形制多為石碑，以伯公神像在前石碑在後奉祀的僅羅經圈竹湖伯公，而忠心崙南柵伯公為一座石雕神像，陪祀在五穀宮內的羅經圈庄中伯公有神像與牌位。

聚落中伯公慶典活動每每具有動員群眾、組織群眾以及互相連絡的功能。美和村平日居民早晚到鄰近的伯公廟上香，農曆初一、十五奉上鮮花素果。然而忠心崙與羅經圈歷年舉行的伯公祭祀活動也出現明顯之變化。前者一年三次，稱為作春福（上元）、秋福（伯公生）、完太平福（歲終），祭壇地點在南柵福德祠，由美和村福德祠管理委員會統籌辦理，會員輪流擔任福首，負責祭拜所有相關事項，慶典所需費用由會員入會時所繳費用支出，春福秋福兩次登席

⁷⁰ 《宗聖公西山戶開基祖逸川公派下 曾氏族譜》，頁 105。

參加者每人 300 元。完太平福同時辦理普渡，不登席，由村民自行在家宴客。後者每年春秋二祭（農曆二月與八月伯公生），意涵昔日春祈秋報之作用，祭壇場地在當地公廟五穀宮舉行，五穀宮委員會會員擔任福首，分五班輪流更替，活動前每班福首委員向該班會員每人收取登席費與清潔費用 800 元，各伯公祠維修由五穀宮負責，農曆七月半五穀宮委員會在萬緣塔舉辦普渡。綜合上述說明，忠心崙南柵福德祠長久以來成為該聚落信仰中心，而羅經圈伯公僅存守護土地水圳的功能，但是如果將近年來福首的總人數與聚落總戶數做比較，卻發現羅經圈居民參與作福意願較高，該聚落居民地緣群體意識與同性血緣之群體意識較強。

社會變遷快速，農業早已不再是重要的經濟支柱，影響所及，客家聚落祭祀伯公活動簡化許多，可一再播放的八音錄音帶取代往昔樂手的演出，子時祭祀時間也因應現代人作息而改變，年輕人普遍參與度不高，伯公祭典盛況已不復往昔。為緬懷先人開庄之艱辛，感慨伯公信仰被忽視，美和村現任曾喜城村長在深切認同自己的客家背景下，提出「美和新故鄉」的口號，重新塑造伯公新形象，並於民國九十一年舉辦美和村完太平福邀請眾人作伙來參加之活動，懇切號召六堆地區青年學子關心自己的家園，主動參與社區舉辦的完福祭典，以了解從小隨家人元宵拜新丁，實等同村民向聚落各方伯公宣告新生人口的加入，希望伯公庇佑，元宵新丁添丁的意義在此，而伯公祭祀的文化意涵應不能忽視。

捌、 參考資料

- 1、陳文達，《鳳山縣志》，台灣文獻研究叢刊第 124 種（台銀本），台北，1994 年。
- 2、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3 年 6 月 30 日。
- 3、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大通書局印行，台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1984 年 10 月。
- 4、黃瓊慧等撰述，《台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2001 年 10 月出版。
- 5、《91 學年度第 2 學期美和村鄉土資源調查成果報告匯集》，主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屏東縣私立美和中學學務處，協辦單位：美和村辦公室、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
- 6、楊玉姿、曾文忠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宗教與禮俗篇》，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2001 年 11 月 30 日。
- 7、內埔鄉公所編印，《內埔鄉誌》，1973 年 3 月。
- 8、陳運棟編著，《台灣的客家禮俗》，臺原出版社出版，1995 年 1 月一版四刷。

- 9、張二文，〈美濃土地伯公之研究〉，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出版。
- 10、曾喜城，《台灣客家文化研究》，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出版，1999年8月30日二版。
- 11、徐富興編，《徐家近代史考》，自版，1988年。
- 12、《屏東縣鄉土史料》，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6年1月初版。
- 13、鍾壬壽編，《六堆客家鄉土誌》，常青出版社，1973年9月28日。
- 14、賴旭貞等撰，《美和村民寫歷史》，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2003年。
- 15、林文睿監修，何培夫主編《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台東縣篇》，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編印，1995年。
- 16、林美容，〈土地公廟－聚落的指標：以草屯鎮為例〉，收於林美容著，《鄉土史與村庄史－人類學者看地方》，臺原出版社，2000年。
- 17、曾喜城，〈從美和村「福德祠」初探「忠心崙」聚落的開發〉，《美和技術學院第二屆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10月。
- 18、石萬壽，〈乾隆以前台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台灣文獻》第37卷第4期，1986年12月。
- 19、簡炯仁，〈屏東平原客家「六堆」聚落的形成及其社會變遷〉，收於徐正光主編，《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年12月。
- 20、賴麗娜，〈五溝村伯公信仰之初探〉，2002年2月，未刊本。
- 21、廖倫光，〈六堆冢土伯公形制與塚信仰初探〉，《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3期，2000年7月。
- 22、許秀霞，〈美濃土地公信仰初探〉，《台灣文獻》第48卷第1期，1997年。
- 23、蔡采秀，〈高屏地區客家聚落的發展〉，《高雄歷史與文化》第四輯，1997年10月。
- 24、孫慶珍撰，《宗聖公西山戶開基祖逸川公派下 曾氏族譜》，1993年。
- 25、《吳氏族譜》，昭和拾壹年丙子。
- 26、吳銅編，《吳氏大族譜》，1973年12月1日四版。
- 27、〈二十一世得龍公派下家譜簡記〉，寶樹堂，86年。

玖、 相片

(一)、 忠心崙福德祠



照片 1 南柵福德祠



照片 2 東柵福德祠



照片 3 北柵福德祠



照片 4 西柵福德祠



照片 5 橋頭福德祠



照片 6 內柵福德祠

(二)、羅經圈福德祠



照片 7 庄中伯公（五穀宮內）



照片 8 南方渡岸福德祠



照片 9 西方石埤福德祠



照片 10 東方埤頸福德祠



照片 11 北方竹湖福德祠

(三)、忠心崙作福儀式



照片 1 忠心崙伯公牌位



照片 2 請神行列



照片 3 請伯公儀式



照片 4 南柵福德祠內神案的伯公與眾神



照片 5 三界桌



照片 6 少牢—全豬



照片 7 少牢—全羊



照片 8 三獻禮



照片 9 忠心崙勇士曾維杰的供桌

(四)、羅經圈作福儀式



照片 1 羅經圈所請之四方伯公



照片 2 請神行列



照片 3 請伯公



照片 4 五穀宮祭壇神案



照片 5 三界桌



照片 6 三獻禮

A Study of Ba-Gong Worship in Meiho village

Shu-hui Wan* and Ming-kun Tsai**

Abstract

Ba-Gong belief is the most widespread and long-established tradition in Neipu Hakka area. As a guardian and god of agriculture, Ba-Gong has been a great blessing for Hakka people living in Neipu Shiang.

Meiho village is a typical Hakka village, which consists of two smaller villages: Chung-hsin-lun and Lo-ching-chuan. According to the elderly people, Ba-Gong, symbolized by a rock, was set up by the pioneers as a village Deity in Chung-hsin-lun around the Kang-Hsi and Yung-Cheng periods. Since then, the first Ba-Gong,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village, has become the worshipping center of Chung-hsin-lun for almost three hundred years. In every spring, villagers pray for peace and blessings; and in winters, they give thanks for the given peace and blessings. During the rituals of praying, the villagers have to prepare a whole pig or a whole sheep as offerings to Ba-Gong. Although both groups of people (Chung-hsin-lun and Lo-ching-chuan) worship Ba-Gong, they have different rituals and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a-Gong belief in Meiho village and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worshipping ritual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people. In order to gather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the researchers used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collect data including written documents, field studies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elderly villagers. By tracing back to the time of pioneers in Neipu area, the researchers also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Ba-Gong belief.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Tso-fu rituals of worshipping are simplified.
2. The place of worship ritual is different.
3. The villagers'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rituals in Lo-ching-chuan is stronger than the villagers' willingness in Chung-hsin-lun.
4. The hero Wei-Jie Tseng of Chung-hsin-lun is also worshipped together with the rituals of Ba-Gong.
5. The gods of companion were set up for Ba-Gong.

Keywords : Chung-hsin-lun, Lo-ching-chuan, Ba-Gong, Tso-fu, Wan-fu

*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General Studies, Meih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General Studies, Meih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